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後冷戰時期亞太地區權力關係之變化－學術座談會紀要

doi:10.30390/ISC.199207_31(7).0001

問題與研究, 31(7), 1992

Wenti Yu Yanjiu, 31(7), 1992

作者/Author：國際組;問題與研究編委會

頁數/Page：1-23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2/07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207_31\(7\).0001](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207_31(7).000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後冷戰時期亞太地區權力關係之變化

— 學術座談會紀要

本中心國際組
本刊編委會

一、會議名稱：後冷戰時期亞太地區權力關係之變化

二、日期：民國八十一年六月十日（星期三）下午一時四十分至四時四十分

三、地點：台北市文山區萬壽路六十四號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國際會議廳

四、主辦單位：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國際組和本刊編委會

五、主席：林碧炤主任 記 錄：陳儔美 盧其梅

六、出席人員：

(一)邀請出席人員（以姓氏筆劃序）

李登科先生（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副教授）、李國雄先生（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林正義先生（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副研究員）、譚溯澄先生（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副教授）。

(二)本中心出席人員：

| | | | | | | |
|-------|-------|-------|-------|-------|-------|-------|
| 林碧炤先生 | 蘇 起先生 | 蘇秀法小姐 | 畢英賢先生 | 洪茂雄先生 | 陳鴻瑜先生 | 林岩哲先生 |
| 沈鈞傳先生 | 朱松柏先生 | 李 明先生 | 張隆義先生 | 吳東野先生 | 鄒念祖先生 | 張雅君小姐 |
| 何思因先生 | 蔡 瑋先生 | 金榮勇先生 | 丁永康先生 | 陳儔美小姐 | | |

七、主席致詞：

各位同仁大家好，今天這場座談會由國際組和問題與研究月刊合辦，歡迎本中心外的教授來參加。本中心以前曾辦過我國和歐洲國家關係的座談會，經彙整後刊載於問題與研究月刊，各方反應良好。我們就想進一步探討亞太地區權力關係的變化。今天這場座談會是由陳鴻瑜先生負責籌劃辦理，座談會先探討有關國家對亞太安全的看法，共分為三個子題：

後冷戰時期亞太地區權力關係之變化——學術座談會紀要

(一)亞太各國對安全問題的看法。

(二)區域外國家對亞太安全問題的看法。

(三)外國駐軍和基地問題。

以上三大子題，分別由九位先生作引言，每人有五、七分鍾的報告時間。首先就請張隆義先生開始。

八、引言報告：

張隆義先生：日本對安全問題之看法

(一)對局勢變化的看法

1. 自一九八九年東歐追求政治民主化和經濟自由化，促使東歐國家迅速揚棄社會主義和推翻共黨政權，連蘇聯也受這浪潮影響，不僅共黨政權崩潰，蘇聯本身也因之解體。東西方冷戰也結束了，加上武器裁減措施，使全球爆發大規模戰爭的威脅，大大地降低，有助於世界局勢的安定及和平。

2. 日本的防衛政策，素來以蘇聯為假想敵，將重兵部署於北海道，以防蘇聯自北入侵日本。蘇聯內部政治的變化，使日本威脅降低，於是日本在一九九〇年的「防衛報告」中，已刪除自一九八〇年以來「蘇聯遠東軍對日本的潛在威脅」的用語。

3. 在東西方對立的冷戰結構瓦解下，遠東地區有舊蘇聯軍隊的裁減、韓蘇建交、南北韓對話、南北韓同時加盟聯合國等變化以及蒙古共和國的民主化運動，但日本認為這些變化對整個東北亞的影響不大。日本認為東北亞地區存在著影響此地區和平與安全的重大因素：

(1) 舊蘇聯軍包括核子武器可能大半由俄羅斯繼承下來，但其他共和國亦擁有核武器，核武的管理缺少嚴密的管制，反而產生不穩定因素。而且俄羅斯的亞洲政策仍不明確，「北方四島」的問題仍然存在。今年二月俄羅斯允許韓國漁船在「北方領土」周邊海域作業，引起日本的不安和抗議。

(2) 中共雖推動改革開放路線，亦堅持其獨特的社會主義路線，其內政經常潛藏不安定的因素。擁有核武力的三百二十萬軍隊，今後會逐漸對周邊地區提高其影響力。中共不斷表示對日本的防衛力擔心，此乃中共擴大其影響力時，視日本為一障礙。中共在今年三月二十五日公布領海法，將釣魚台島列入其固有領土，又傳說正向俄羅斯洽購航空母艦，中共軍隊在南海的動向，逐漸造成此一地區的不安定因素。

(3) 朝鮮半島仍然蘊藏著危機。北韓核子開發，不僅對東北亞，對整個亞太地區的和平與安全也是重大的威脅。北韓雖然同意國際原子能機構 (IAEA) 的核子查察，但仍然無法消除鄰國的疑念。其為閉鎖的社會主義國家，更令鄰國難以捉摸其

領導部門的政治意圖。

(二) 日本的對應措施

1. 在全球普遍戰爭威脅降低之際，日本為反應此種情況，決定重新評估目前日本的防衛政策和防衛計畫，在可能範圍內裁減陸上自衛隊的兵源和縮減防衛預算。

2. 冷戰結束後，亞太地區仍然存在許多不確定的因素，繼續堅持美日安保條約，提供駐日美軍的經費支援，有助於此一地區的安定與和平。

3. 為負起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的責任，盡國際應有的責任，日本將積極參加聯合國的維持和平活動，並提供經費援助，消弭地區的紛爭和促進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最近日本國會通過協助聯合國維持和平法案，即希望透過聯合國的力量，以群體的合作方式，在冷戰後發揮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的責任。

朱松柏先生：後冷戰時期南韓對安全問題之看法

九〇年代國際情勢出現重大的轉變，隨著東歐、蘇聯共產制度的土崩瓦解、東西方冷戰宣告結束，國際新秩序仍在重整中，各國均需要穩定的國際環境以追求發展，政治對話取代了意識形態之對立，受到整個國際形勢變化的影響，南北韓亦展開總理級會談，並簽署了「和解、互不侵犯、交流合作協議書」及「朝鮮半島非核化宣言」，雙方同時於去年九月加入聯合國，此舉就敵對了四十多年的雙方而言，同意透過對話與協商解決彼此紛爭，放棄發展核子武器使朝鮮半島成為非核區，已為緩和朝鮮半島的緊張情勢向前邁進一步。

儘管如此，南韓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仍然來自北韓，因為北韓與中共、俄羅斯簽訂具有軍事性質的友好合作互助條約，根據條約規定一旦朝鮮半島爆發戰爭，中共與俄羅斯都必須提供北韓軍事援助。不過目前南韓已與俄羅斯建交，並與中共互設具有領事功能的貿易辦事處，而且俄羅斯與中共都希望緩和朝鮮半島的緊張情勢，支持南北韓透過談判解決彼此爭端，因此南韓認為只要俄羅斯與中共不支持北韓採取武力冒險行動，那麼北韓即不敢輕啓戰端。南韓有能力單獨對抗北韓的武力挑戰。

目前南韓的軍事力量約為北韓的百分之七十，仍然處於劣勢，但是由於三萬六千名美軍駐韓，以及美國防衛南韓安全的決心，使得北韓不敢輕舉妄動，而維持朝鮮半島和平與安定之局。

隨著蘇聯的解體，東西方和解以及美國政府財政赤字增加，美國已決定逐步裁減駐韓美軍及關閉在南韓的軍事基地，預計到一九九五年時駐韓美軍將僅剩兩萬人。南韓與美國的軍事合作關係，因美國裁軍政策及兩韓和解而發生變化，其中最重要的轉變是南韓開始掌握其軍事自主權，南韓將領自去年開始出掌向來由美國將領擔任的聯合國指揮部首長，負責監督南

北韓停戰協定的執行，而且美韓雙方已同意取消聯合軍事演習。未來南韓將逐漸完成自我防衛的目標。

北韓發展核武及擴軍備戰固然是南韓國家安全的真正威脅，但是日本的重整軍備，一樣讓漢城感到不安，美國一直希望日本在東亞地區扮演積極的角色，分擔美國在此一地區的防衛責任，就南韓的立場而言，不僅反對日本的重整軍備，更反對日本接替美國在東亞地區的任務，主要原因是日本曾統治朝鮮半島三十六年之久，兩國存在著歷史與民族的仇恨，南韓很難與日本維持密切的軍事合作關係。

總而言之，南韓對國家安全問題的看法，認為仍然必須加強與美國的軍事合作，共同阻止北韓發展核子武器及來自北韓的武裝侵略，繼續維持與俄羅斯、中共的友好關係以牽制北韓，另外便是防止日本軍國主義的死灰復燃，以確保朝鮮半島與東北亞地區的和平與安全。

張雅君小姐：

(一)中共對亞太基本形勢的認知

亞太局勢一向深受世界局勢變化的牽動，冷戰的結束自然對亞太局勢具有深遠的影響。基本上，中共也一向係從整個世界形勢的架構來觀察國際關係、區域局勢，及其自身的安全問題。中共是一個徹底的現實主義者，其對世界形勢的觀察基本上也是從權力消長的角度出發，因此中共經常強調所謂「力量對比的變化」，並且根據此種力量對比變化的分析來調整其內外政策，當前中共對亞太基本形勢的認知乃取決於中共對世界形勢變動的認知。

中共對後冷戰時期世界形勢的論點大致是認為美蘇兩極對峙的體制已趨向瓦解，新的格局正在形成，世界多極化的發展趨勢正在加強。在去年蘇聯解體後，中共更加確認美蘇對抗的兩極格局已走向終結，但中共認為在新的世界格局刻正形成的過程中，美國仍維持獨大的局面，因此造成了當前世局呈現力量對比高度失衡的情況，進而導致原本被掩飾在兩極對抗下的各種有關領土、宗教、民族等矛盾紛紛暴現，中共因此認為蘇聯解體後的世界形勢是不穩定的，其中亞太地區仍存在了許多不安的變數，例如柬埔寨問題、朝鮮半島問題，以及南海海域紛爭等問題。

不過，同歐洲、中東地區對照，中共認為亞太地區尚呈現相對穩定局面，同時由於亞太各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共認為亞太地區是目前世界上經濟最有活力的地區，因此中共不斷強調和平與發展，希望進一步緩和亞太地區的緊張，並促進各國在經濟上的合作。

(二)中共安全威脅認知

過去四十年來，中共一直面臨了超強的威脅，尤其是蘇聯的軍事威脅，因此蘇聯解體固然使中共在社會主義陣營之發展上面臨了空前的孤立，其戰略地位也不若以往受到西方重視，但就中共一直希望獲得一個和平安定的國際環境的目標看，蘇

聯解體後的亞太形勢是符合中共安全目標的。其一是獨立國協，以及新起的俄羅斯在當前困於內部問題，無法在短期內對中共再度構成威脅。其次是蘇聯解體及從亞太撤軍之舉也相對促使美國縮減其亞太駐軍，此也顯示影響亞太和平穩定的外來力量已較以往減少。其三是蘇聯解體使得越南、印度等處於中共週邊的國家，短期內再無法挾蘇聯的力量威脅中共，也使得柬埔寨問題、朝鮮半島問題較易獲得政治解決。

從上可知，中共在當前亞太局勢中所受的軍事威脅已大大減輕。就目前情勢看，亞太區域內尚未出現明顯威脅中共領土安全之勢力，不過我們從許多中共人士的談話及對外政策上可以看出，中共相當重視日本的對外動向及在亞太地區所扮演的角色，對於近年來日本不斷力圖從經濟大國晉身為政治大國，中共並未在言辭上公開反對，不過中共是相當不願見到由日本主導亞太國際秩序，對於日本企圖向海外派兵的行動，以及日本在國際壓力下可能擴增國防預算的傾向，中共強烈表示反對。此外，中共也相當擔心美國同日本聯合起來，主導亞太國際關係。不過由於日美之間具有嚴重的經濟矛盾，中共也企圖利用此點分化美日關係，日本方面也相當重視同中共的關係，也擔心中共對其具有政治軍事威脅性。

就中共之認知而言，當前中共在亞太面臨的明顯威脅，已不是軍事方面，而是政治方面。中共認為蘇聯解體後，國際的總體力量已明顯有利於西方世界，美國固然呈現國力下降趨勢，但中共認為就綜合國力看，美國仍是世界中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領導西方世界積極推動的國際新秩序，其中強調人權，並希望在全球和平推動民主化的目標，對中共的政權穩定構成了最大威脅，因此中共不斷強調希望在「和平共處五原則」的基礎上建立新的國際秩序，其中特別強調的就是「不干涉內政」。

(三) 中共在亞太地區角色取向之認知

今年初，中共「國家主席」楊尚昆在訪問新加坡時曾對中共在亞太地區所扮演的角色作了一番詮釋，楊尚昆指出：「中國作為亞太國家的一員，歷來重視本地區的和平與發展，並為此作出了自己的貢獻，目前中國正在集中精力進行現代化建設，需要一個長期和平的外部環境，首先是週邊的和平環境，我們願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同亞太各國的友好合作關係，同亞太地區各國一道共同為實現該地區的和平與發展而努力。」由此可見，中共基於經濟發展的考慮，在當前亞太地區基本上扮演的是傾向「和平追求者」與「經濟發展追求者」的角色，從中共不斷強調睦鄰外交，致力同亞太各國改善或加強關係，同時在柬埔寨問題與朝鮮半島問題的解決上採取了較以往合作的態度，可以得到證明。

西方及亞太各國較憂慮的是中共是否扮演霸權的角色，霸權的追求必然將以軍事力量的擴張為後盾。換言之，西方憂慮的毋寧是中共是否會從事軍事擴張，替補蘇聯遺留下的權力真空，由於在意識形態與體制層面，西方世界及亞太各國仍視中共為一敵對者，因而認為中共軍事力量的強化將對亞太構成威脅，也因此對任何中共擴增軍備的行動均持高度敏感態度。但

從另一個角度看，中共是亞太區的「大國」，亞太區域任何問題若無中共合作，絕無解決可能。基於政權穩定，保護沿海經濟發展安全，嚇阻潛在敵對性力量的出現，並且彰顯國際地位等種種因素，中共必然將持續擴增其軍事力量，以及改善其軍事裝備，不過由於當前中共首先要重視的是經濟發展，亞太的緩和穩定對其相當重要，因此在短期內當不致採取擴張性的軍事戰略。

陳鴻瑜先生：東南亞各國對亞太安全問題之看法

在後冷戰時期，東南亞各國已意識到美、蘇勢力將逐步自亞太地區撤出，以及柬埔寨問題已進入和平解決階段，因此對於外來安全威脅之認知，必須重新調整。在冷戰時期，東協集團以越南為首要威脅，馬來西亞和印尼則以中共為首要威脅，蘇聯為次要威脅。在後冷戰時期，越南和蘇聯的威脅大幅減少，惟大馬和印尼仍以中共為主要威脅。東協國家進而擔心日本、印度和中共會填補美、蘇勢力撤出後的權力真空。

由於美、蘇勢力將從東南亞撤出，該一地區之權力平衡關係不是出現傾斜現象，而是崩解，另由第三個勢力介入，此對於東南亞小國造成嚴重的不安，為應付此一局勢，東南亞國家正致力於採取三個途徑來應付此一變局：

第一是加強本身的防衛力量，以求自保。其中尤以東協集團更為積極，它們大幅增加國防經費，尋求購買防禦所需的新式武器，如印尼準備向德國購買二艘潛艇，向荷蘭購買六艘驅逐艦，向法國購買飛魚飛彈和魚叉導彈，向瑞典購買博福斯火箭，用以武裝其護航艦；新加坡與德國合作建造六艘航艦；馬來西亞向英國購買二十八架禿鷹式戰鬥機及二艘護航艦；泰國向中共購買二艘驅逐艦，向美國購買二十八架A-1H型戰鬥機、十八架F-16戰鬥機。

第二是允許美國使用其軍事設施。一九九〇年十一月新加坡和美國達成協議，美國將使用新加坡的軍事設施，將派二百名官兵在新加坡從事維修和駐防。馬來西亞和印尼對於新加坡此舉大表不滿和反對，以為美國將在新加坡建立軍事基地。但至一九九二年一月，經新加坡之再三解釋，大馬、印尼已改變態度，也歡迎美軍比照新加坡模式，使用它們的港埠做軍事維修。汶萊也與美國談判進行防務訓練合作及讓美國海軍艦艇訪問汶萊的問題。

第三是開始磋商東南亞安全合作問題。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四日，東協六國、越、寮、緬、蘇、中共等國學者在曼谷召開東南亞安全合作會議。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七日，東協在新加坡舉行高峰會議，表明東協應尋求新的途徑或利用現有與區域外國家對話的論壇，商討有關本區域安全問題。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六、二十八日，在新加坡舉行第一屆亞太防務會議。新加坡國防部長楊林豐在會上表示，東協應從三方面應付後冷戰之局勢：

1. 東協國家應繼續在國防上投資，以確保該區域的和平與穩定。
2. 東協國家之間，應與其鄰國建立更緊密的防衛關係，應繼續加強會員國間的聯合軍事演習。

論。

3. 東協國家應展開區域性的討論及交換有關防務方面的觀點。東協國家可在會員國間，或與區域外國家進行安全問題討論。

一九九二年四月十七日在印尼由印尼戰略及國際研究中心舉辦的亞太安全合作會議，印尼國防部長穆達尼（L. B. Moerdani）在會上說明印尼對區域安全的看法：(1)地緣經濟的觀念應當取代地緣政治的觀念；(2)多邊會談取代以往的雙邊安排；(3)美日同盟關係對亞太安全有特殊重要性；(4)東協應當作為維持安全的一種次地區性體制（sub-regional system）。

綜合歸納，東南亞各國對於區域安全問題有共識，也有歧見。共識之處為：

1. 東南亞要成爲一個和平、自由和中立區，因此不宜成立軍事條約組織來加強本區域的安全。
2. 東南亞各國都不贊同外國在該地區設立軍事基地，新、馬、印尼、菲、泰、越、汶萊也不反對讓美國使用其軍事設施，設立船艦維修站。
3. 東南亞各國對日本之潛在軍事威脅仍有不安。東南亞各國反對日本擴軍，也不願日本在此一區域扮演經濟角色之外的政治和軍事角色。
4. 東協集團應透過雙邊或三邊軍事演習，加強軍事連繫。

歧見之處為：

- (1) 大馬、新加坡、印尼認爲中共是東南亞的主要安全威脅來源，其他國家未明白指出。
- (2) 新加坡主張東南亞國家應增加國防支出，越南則認爲應削減國防支出，多增加經濟建設支出。
- (3) 菲律賓歡迎美國介入南沙群島之爭，馬來西亞則促請美國不要干預南沙群島之爭。
- (4) 新加坡主張美軍應留在亞太地區，使美、日、中共、印度、俄羅斯在該地區維持權力均衡，以期有助於亞太區在下個世紀上半葉領導世界經濟，但印尼認爲亞太的安全不應取決於美國和其他強權，應結束對美國等外來強權的依賴。馬來西亞先是採取印尼的立場，但今年四月，大馬國防部長拉薩克轉變態度，支持美軍部署亞太。汶萊在四月底也宣布支持美軍應在亞太保留軍力。

鄒念祖先生：美國對亞太地區安全問題的看法

安全的意義最主要的是遏阻侵略、防止衝突，但廣泛的意義還包括減少緊張，以及和平相處。美國對亞太地區安全的看法可分爲三個層次來說明。

(一)爲了遏阻侵略與防止衝突，美軍必須繼續駐防亞太地區，一旦美軍完全撤離，必然會造成這一地區的權力真空，導致

局部侵略、強權崛起、軍備競賽。局部侵略的禍源可能來自北韓、中共，以及實行社會主義的越南。強權崛起，衝突必然增加，日本為維護通往中東漫長航道的暢通，勢必擴充海空軍，中共現自各軍區調來海軍、海軍陸戰隊及空軍，以擴充其南海艦隊，加強海軍基地設施，使南中國海域益形緊張，因為中華民國、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都宣稱擁有南中國海的一些島域。擁有二艘航空母艦的印度，即將有一支第三世界最強大的艦隊，這支艦隊可以控制東南亞的海峽，印尼也可能對國際海峽通航設施加以限制，對美國往來中東與太平洋的艦隊與油輪，均將構成嚴重威脅。

日本的擴軍，使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飽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亞洲各國，再生恐懼，加上群雄並起，亞洲各國必將武裝自衛，糾紛與摩擦，隨之而生，而且軍備預算的增加，必然影響經濟發展，與亞洲各國有密切經濟關係的美國，也隨之受到影響。只要是擴充軍備，不管有沒有軍事衝突，均將有害於美國經貿利益。如果美國在此一地區能保持戰略能力，將可遏阻區域內侵略，減少衝突機會，以及降低軍備競賽。

美國雖然計畫在此一地區裁減軍力，但非即時完全撤離，而是採「階段彈性制宜」政策，在為期三年的第一階段中，美國將減少並重新編組此地的駐軍，而且戰鬥部隊撤出不多，以不影響安全承諾為原則，第二階段亦為三年，美國將撤出較多戰鬥部隊，但不致使敵人以為美軍防衛決心與嚇阻力量已降低，第三階段為期五至十年，視實際情況再決定撤出美國在此地區駐軍的多少。

雖然美軍逐步撤離，但將維持一支快速部隊，隨時待命支援此一地區，以維護安全。美國國務卿貝克在外交季刊上形容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防衛結構為扇形狀態，美國為扇子底部，打開扇子向西伸展，以「美日安全聯盟」為扇子主要骨幹，美韓、美菲、美泰、美澳同盟為其他扇骨，美國將繼續加強美日雙邊關係，與其他扇骨的關係也將透過經貿的關係，益形密切。

(二)減少緊張：亞太地區任何安全問題的發生將直接影響美國的經濟利益，美國與亞洲的雙邊貿易額每年逾三千億美元，比美國與歐洲的雙邊貿易額多出將近三分之一，美國在亞洲的投資約為六百十億美元，亞洲各國在美國的投資也達九百五十億美元，美國透過談判減少與亞洲各國的貿易逆差，並努力減少亞洲各國相互間經濟緊張因素。因之美國強調亞太經合會議（APEC）的重要性，認為亞太經合會議將會提高經濟效益，促進相互投資意願，克服區域內的貿易障礙，提昇就業率，從而促使合作國之間利益密切結合，增進區域穩定。

(三)為了美國與亞洲各國以及亞太各國相互間和平相處，各國必須加強相互間的文化了解，介紹亞洲各國年輕一代了解美國文化與價值觀念，美國人也必須對亞洲各國的傳統歷史文化語言增加了解與欣賞，因之美國鼓勵學生交流與文化基金會的設立，可收增進彼此溝通的效果。

美國人相信實行民主政治的國家沒有侵略野心，專制獨裁政體是掀起戰爭的主要禍源，鼓勵這一地區政治改革趨向民主

化是美國的期望，各國有共同民主自由的價值觀才能相互信任、了解與接近，才有共同的意願，建立和諧的社區。

總之，美國人對亞太地區安全的看法可分為三個層次：遏阻侵略、防止衝突為當前目標；減少區域緊張，從而使區域穩定是較長期的目標；第三個層次，也是最長遠的目標是區域內各國都實行民主政治，了解彼此的歷史文化，唯其如此，方可建立共同的價值觀，增進彼此的了解，進而和平相處。

畢英賢先生：俄羅斯對亞太安全的看法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聯邦成了其對外政策的合法繼承人和繼續者。這一政策係以「新思維」為基礎。按照新思維，安全概念有下列幾個特點：整體安全概念，即一國不能犧牲他國的安全，以維護自己的安全；以非軍事手段解決衝突；防衛性軍事思想；合理的足夠。目前，新思維雖在被修正之中，但這個安全概念並未更改。蘇聯末期的對外政策非常明顯地向西方傾斜。俄羅斯獨立之初，在對外政策和外交活動中，繼承了這個特性。當時，俄國在國際上所追求的兩個主要目標是，塑造俄羅斯大國的地位和爭取外援。為了達到這兩個目標，在對外關係上傾向西方、並以美國為其西方政策的主要環節，對亞洲問題一時未十分重視。

不過，作為一個大國，在外交上進行偏頗政策是不適宜的。經過一番辯論和外交上取得初步成就後，俄羅斯慢慢地轉向全方位外交，除了把重點仍置於西方外，開始注意東方和南方。因此，俄羅斯方面已出現對亞太地區安全的看法。這個看法的基礎是：廣泛的權力平衡。

俄國學者認為，在對亞太地區關係上，俄羅斯百分之百的繼承了蘇聯。由於波羅的海三小國的獨立，黑海艦隊面臨瓜分的命運，太平洋的出口對俄羅斯的安全意義更為重大。

面對亞太地區，俄羅斯為維持區域權力平衡，提出了三個考慮。

(一)從經濟觀點看，必須考慮日本的優勢，美國在該區的經濟實力已成過去；因此，為了維持經濟力量的粗約平衡，俄國遠東尚未開發的地區，最好由南韓和台灣的資本投資，並加強區域整合傾向。

(二)從政治觀點看，必須考慮中共在亞太地區的獨一無二的強大影響力。中共的影響力並不能單純以軍事力量、外交關係以及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等因素來解釋，而應以歷史文化因素。因此，在謀求亞太地區政治力量平衡之時，應支持獨立於中共以外的權力中心，特別是東京；提升東南亞國協的聲望，也是一個辦法。

(三)從軍事觀點看，對俄羅斯而言，軍事力量平衡就是，由傳統的雙邊平衡轉變成多邊軍事戰略平衡。因此，俄羅斯的優先目標之一是防止任何新的、一流的軍事大國的產生。日本以及統一後的韓國，甚至台灣皆可能成為這種軍事大國。

從以上三個安全考慮看，俄羅斯對亞洲政策的優先順序是，中共、日本、南韓、台灣、東南亞國協。俄羅斯和中共，不

僅已批准了「中蘇國界東段協定」，而且雙方正在積極磋商雙方邊境裁軍和建立相互信任措施。這不僅可穩定雙方邊境情勢，也可促進雙方邊境直接貿易與經濟合作。俄羅斯試圖打破因「北方領土」所造成的俄日關係僵局。這項努力既含有經濟意義，也含有政治意義。俄羅斯顯然希望日本在亞太地區的政治影響力作一定程度的提升，以制衡中共。對南韓的戰略目標也大致如此，南韓在近期內對日本將是一個制衡力量，對台灣則經濟意義大於政治意義；對東南亞國協，顯然兩者皆具備。按俄羅斯的初步構想，在亞太地區將建構一個維持多層面的、多邊的權力平衡。

東方，亞太地區係是俄羅斯未來對外政策的重點。第一，波羅的海三國、烏克蘭和莫爾達瓦的獨立，俄羅斯已更加遠離西方；第二，俄羅斯在東西伯利亞與遠東地區，資源豐富，發展潛力雄厚；第三，從經濟觀點看，二十一世紀，將是西歐、北美、亞太三區鼎立的態勢。俄羅斯不僅想在亞太地區扮演一個重要角色，而且試圖成爲東方與西方的連接環節，並主導亞太地區的權力平衡。

總之，俄羅斯傾向西方的政策正在調整之中，對亞太地區的安全將愈來愈重視。

沈鈞傳先生：印度對亞太安全的看法

蘇聯共產政權瓦解，各加盟共和國紛紛獨立，對於印度這樣一個對蘇聯依賴很深的大國而言，無疑已造成很大的衝擊，就內政而言，印度內部的教派衝突及族群之間的仇恨，使流血事件頻頻發生，邊境少數民族及錫克教在旁遮普省，以及回教在克什米爾省的分離運動，其嚴重程度比諸舊蘇聯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從印度總理勞奧在蘇聯發生變局後，一再表示反對葉爾欽的政策，可以看出印度政策的矛盾與尷尬。其結果，使印度與新俄羅斯之間的關係一度陷入停頓狀態，迫使新德里不得不改善其與美國、中共、東南亞各國的關係，以免因失去俄羅斯的友誼而陷入孤立。因此印度在面臨這種國際變局的情況下，開始調整腳步，希望在新的國際秩序形成的過程中，在南亞地區繼續保持霸主的地位，進而利用不結盟組織主要創始國的地位，對亞太地區的安全能夠扮演積極的角色。茲就印度對亞太安全的看法，加以歸納；提出幾點淺見，請各位先進指教。

(一)亞太地區出現權力真空。自從蘇聯軍力逐漸從越南的金蘭灣撤退以來，其速度雖然緩慢，但預計在二至三年內將全部撤出越南。美國今年起也開始從菲律賓的蘇比克灣海軍基地及克拉克空軍基地撤出，預計今年內，美國在菲律賓的基地將全部關閉，印度認爲在這種情形下亞太地區今後將出現權力真空，新德里很想有所作爲。印度在地緣上屬於亞太國家的邊陲，自然希望在美蘇勢力撤出後扮演領導的角色，於是印度除了增加國防經費外，近年來曾大力發展海軍，從三年前向蘇聯購得核子潛艇外，最近自行研製了傳統的潛水艇業已下水，而且爲了增強海軍的遠洋作戰能力，目前正進行航空母艦的設計與建造。一般預料印度在本世紀結束前，將成爲亞洲的海軍大國，除了海軍外，印度在從一九八九年開始試射第一枚「火神」飛彈以來，到今年五月底再度試射「火神」中程飛彈，其射程達二千五百公里，而且可以攜帶一噸重的彈頭，這項試射成功，使

印度繼美、蘇、法、中共、以色列之後，成爲新的軍事強國。至於對外軍援方面，印度已同意協助亞太地區的馬來西亞三軍現代化，印馬兩國的軍事合作以及印度軍力的增強，對這一地區的戰略形勢，出現了新的面貌。

(二)印俄關係重新加溫。印度與俄羅斯的關係，經過短期的遲滯後，今年五月，俄羅斯派出第一個高級官員代表團訪問新德里，使印度與俄羅斯的關係得以加溫。這次訪問，俄羅斯同意向印度出售火箭引擎及相關技術，同時還保證印俄繼續進行軍事合作，其中包括出售更先進的米格戰鬥機在內。印俄的再度合作前後，美國雖然不斷向俄羅斯與印度施壓，甚至以局部貿易制裁來威脅印俄兩國，但是華府的努力並未成功。而原定在六月舉行的美印第一次海軍演習，美國國內雖然有人要求停止舉行，但結果仍然如期舉行，由此可見印度在美俄兩國心目中，都具有相當大的份量，所以印度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也必然水漲船高。

(三)中共與印度的和解。中共與印度關係緩和有助於亞太地區的安定與和平。中共與印度是亞洲的兩大巨人，一九五〇年代因爭奪亞非的領導權而相互猜忌，繼而在一九六〇年代因邊界問題而發生軍事衝突，但是歷經將近二十年互不往來後，一九八〇年代，中共與印度已開始關係正常化，其過程雖然緩慢，但已逐漸建立共識，尤其自從一九八八年，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訪問北平，一九九一年底李鵬回訪印度，以及今年五月中旬，印度總統溫卡塔拉曼訪大陸，從這三次外交接觸中，我們發現中共與印度至少在維持雙方邊界的和平與安寧已達成諒解，爲了進一步消除敵意，中（共）印雙方除同意邊界撤軍外，同時爲了避免發生不可預料的突發事件，雙方邊界線的指揮官還同意進行定期會商。最令中共滿意的是從一九八八年以來，印度領導人一再向中共保證，達賴喇嘛及西藏難胞，不得在印度境內從事反中共的政治活動。中共爲了回應印度的善意，從本年六月八日正式開放關閉達三十年的普蘭口岸，以便促進邊境貿易；而且中共還開放中印邊境地區的旅遊與朝聖，從上面中共與印度關係的正常化來看，這兩個亞洲大國，在過去從競爭與衝突，到目前的和解與合作，這樣的發展不僅有助於中共與印度在和平與安定的環境下，發展經貿和科技的合作，而且對整個亞太地區的安全來說，這兩個國家的合作，對整個地區的安定有積極的意義。

李明先生：外國駐軍和基地問題

所謂亞太外國基地大略應指美軍而言，現時美國駐韓軍事人員約有四萬三千名，駐琉球人數約三萬人，美國由於種種因素考慮，有意自南韓逐步撤軍，並適時移交部分駐日軍事設施給日方。在談美國駐外軍事基地新動向之前，似乎應首先探討美國海外駐軍的目的和日後逐步撤退的考量。

戰後美國在亞洲的駐軍始於軍事佔領日本，佔領期間係自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五二年對日和約爲止，爲時約有七年，主要的目的，在於制止日本軍國主義復甦，改變日本的政治體質，使它成爲一個民主的國家。第二個例子，是韓戰之後，美

國爲了防範北韓再度入侵，爰與南韓簽訂美韓協防條約，此後美軍一直是保障南韓國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因此美國以優勢的軍力嚇阻武裝侵略，並提供盟國安全保障，是它的主要目的。另一方面，美國自身利益的考慮也是促成美國駐軍的動力。美國在戰後的策略是以西太平洋爲美國「內海」的一部份，深信日本與美國安全及商業利益息息相關，而日本的安全又繫於朝鮮半島免受威脅，在日本及南韓當地國駐軍不失爲一便捷直接的方式。美國即便在經濟情況大不如前，却仍維持龐大的駐軍和裝備，足徵駐軍是符合美國利益的。

至於美國有意撤退部分駐軍和軍事設施，並不始自今日而係長久的政策延續。例如卡特總統任內就打算撤退南韓部分美軍，並引起南韓的恐慌甚至日本的闕切，卡特總統的想法終因前蘇聯的不斷擴張而有所改變。現今蘇聯已垮台，美國已減少了一個分庭抗禮的對手，因爲華盛頓沒有固定的敵人，不以固定的戰役爲目標，而以應付緊急情況爲著眼點，國際和氣的氣氛形成，武器的使用不能達成所有的目標，駐外軍隊的角色於是受到質疑。

美國逐步撤走駐軍的第二個因素是國內經濟的考量。隨著聯邦預算赤字的高難下，以及東歐國家的轉向和蘇聯共產帝國的瓦解，美國的國防預算因而大幅縮減，美國軍火工業的蕭條和軍事基地的紛紛封存關閉，就是證明。五角大廈的軍事開支，曾因雷根總統主張強固國防而達高峰，如以一九九二年的幣值爲基準，卡特時期的國防經費是二千一百五十億美元，到雷根總統時代的一九八六年，已上升到三千二百九十億美元，上升了百分之五十三。一九八六年以後，國防預算遞減，目前約二千八百餘億美元，到一九九六年時，將下降到二千四百億美元左右。而軍事人員亦相對減少，預估到一九九五年時，美國三軍將只有一百六十五萬人，外加預備兵員九十萬六千人，文職人員九十四萬人。經費及兵員的縮減，自然增強了從海外撤軍的需求。

第三個因素是，美國各同盟國在長期與美合作，以及美國所提國防走向自主的要求下，逐漸能擔負起更多的國防任務，美軍以往沉重的負擔亦稍減輕，尤以現今管理訓練的進步和武器科技的轉移，使各受援國或美軍駐在國受益，美國且認爲逐步撤軍不影響當地的安全。

第四個促成美國撤軍的因素蓋由於現時戰爭形式的改變。美國不必倚靠海外固定駐軍纔能制止侵略或維持某一區域的安定。以去年波斯灣戰爭爲例，美國以巡弋艦隊所組強勢海空軍武力予伊拉克重創，美軍所憑藉的致勝因素是機動的打擊力、準確的情報和遠勝敵方的精密武器，因之決勝的關鍵在於如何運用海外巡航兵力。另外，美國的出兵，不但在波斯灣戰爭中仰給於各同盟國的經費及人力支持（多國部隊之參與），今後的武裝行動恐亦如此，多國部隊的共同參與，亦取代了部份駐外美軍的功能。

最後一項撤軍的原因可能與各駐在國勃興的民族情緒有關。美軍固因菲律賓的拒不展期而撤出蘇比克灣海軍基地，駐韓

美軍的角色亦常受當地民衆的質疑，甚而有謂駐韓美軍阻礙韓國統一者，南韓群衆及學生常有反美示威，亦以美軍撤退爲訴求。去年五月在琉球舉行的一次民意調查，亦有百分之六十五點七的琉球人希望美國立即或分階段自琉撤軍。

一九九〇年九月美國即宣布計畫，將美軍撤離海外一百二十七處軍事設施，其中包括韓國的九處，日本一處，另有減少駐軍的海外基地，包括韓國三處及日本的一處等。而一九九二年五月美國國防部又宣布，它將再關閉或裁減六十三個海外基地和駐軍，其中六十一個在歐洲，兩個在南韓。計冷戰告終之後，華府打算關閉、裁減人員或備而不用之駐外美軍基地總數已達五百五十九個，其中有卅餘個不在歐洲。

至於美國從亞洲撤軍的影響，大致有數端：

(一)造成美軍在東亞活動能力的弱化，日本不得不應美國的要求而捲入維持和平的工作，但日本過去的形象及挾經濟以擴大政治角色的作爲，不受亞洲各國信任。

(二)亞太國家可能對美國國力和防衛意願產生不信任，而不得不增加軍備預算。

(三)可能給若干懷有擴張意向的國家錯誤的訊息，無形中給予鼓勵，並造成估計和決策錯誤，引發區域衝突。

(四)由於美國撤軍，將更注意若干地域國家的武器競賽，以遏制核武擴散爲職志，並以軍力壓迫，如此則容易造成反彈，北韓至今不肯屈服，另方面辱罵美國挑釁，即爲明證。

(五)美軍的撤走，可能直接影響當地國的經濟活動。駐韓美軍是地主國收入的重大來源，同樣地，如一九九一年駐琉球美軍在當地的各項開支超過了二〇〇〇億日元。取捨之間，使當地國常舉棋不定。

駐外美軍確實正在朝向逐步撤軍的方向走，但並沒有設下時間表，美國國防部的考慮是多方面的，必須將各種傾向和反應列入考量依據。美國雖然逐漸減少它在亞洲的軍事活動，但它仍然是一個獨強，在舊蘇聯瓦解之後，美國仍不願見到此地出現另一個足和美國對抗的力量，此地仍難出現「權力真空」的狀態。日本可能將漸漸嶄露頭角，參加維持國際秩序，但仍須獲華府的首肯及鼓勵。俄羅斯由於經濟困頓，自顧不暇，短時間難望再成爲威脅，但長久而言，俄羅斯民族主義仍未完全消逝，俄國的態度，可以看作它如何處理與日本的北方四島爭端。中共目前較無能力與美、日、俄在東北亞對抗，惟中共已力圖增加在國際事務上的參與和發言，其動向仍有待觀察。

金榮勇先生：亞太地區外國基地現況

亞太地區，尤其是東南亞部分的外國基地目前呈現出二次大戰以來最平穩安定的局面。我們可以拿東南亞幾個國家六〇、七〇年代的情況和現在作比較，將發現差異是相當大的。

(一)越南

七〇年代：分裂為二個不同的政權，南越有美軍駐紮。七〇年代末期並和中共發生衝突。

八〇年代：捲入柬埔寨衝突事件中。

九〇年代：已從向外擴張侵略的策略，轉變為追求經濟的發展。

(二)菲律賓

七〇年代：深受共產黨的威脅。而且美軍駐菲數目有增無減，美國並視菲為越戰時期亞洲最大的海、空軍補給基地。

八〇年代末期：隨著後冷戰時期的到來，美菲基地談判未成功，再加上菲律賓火山爆發的意外，所以美軍不得不撤出菲律賓，今年底，將逐漸撤出蘇比克灣及拉克的基地。

(三)柬埔寨

七〇、八〇年代：處於戰火之中。

九〇年代：隨著外力的逐漸退出，政府亦逐漸致力於國內問題而非區域安全問題。

(四)泰國

七〇年代：美國在泰保有空軍基地。

八〇年代末：美軍逐漸撤出駐泰的空軍。

一九七〇年代，尤其是一九七三及一九七六年發生過二次大規模學生、勞工及中產階級的示威運動，當時泰國軍方以武力鎮壓，造成很多死傷。軍方對自己殘暴行為的藉口說是因為有共產黨徒在其中作亂，為維護法律秩序不得不如此。所以老百姓雖不滿意軍方的鎮壓行動，但為了維護國家整體安全，也勉強接受了政府的作法。但至今年（一九九二年）五月，泰國軍方再以同樣的伎倆對付示威活動時，已完全無法滿足老百姓對民主的要求及高漲的情緒，為此，蘇清達也只好黯然下台。

(五)台灣

六〇、七〇年代：美軍駐台，台灣海峽呈現空前未有的緊張情勢。

九〇年代：不但台海兩岸緊張情勢趨於緩和，而且更進一步發展交流活動。

由以上各國情勢的說明，我認為東南亞部分呈現出二次大戰以來最平穩安定的局面，可說是一種「真空式的平衡」，即各國也刻意避免外力的介入及干涉。所以我的結論是後冷戰時期，各國的內部問題，如政治民主化及經濟自由化等，將凌駕於區域安全的顧慮之上。

九、自由發言：

主席：各位引言人已經作完了報告，各位同仁有什麼問題或高見要補充，請踴躍發言，不要客氣。

李登科先生：

我想請教張雅君小姐一個問題。我的問題是這樣的：最近美國政府鑒於印度不理會美國的警告，決定從俄羅斯引進衛星發射與中程飛彈的科技，因此便以印俄兩國已違反飛彈科技管制協定為理由，宣佈對印度與俄羅斯採取科技制裁。美國這項制裁行動當然引起印度的不滿，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美國與印度的海軍仍然按原定計畫，進行一項多年來罕見的聯合演習。我們知道，過去印度為對抗中共的安全威脅，而與蘇聯締結軍事同盟。目前雖然蘇聯已經解體，但隨著中共與印度關係的正常化，以及中共正致力於經濟建設，中共顯然並不對印度構成安全威脅，然而印度却願意與美國舉行聯合海軍演習。因此，我想請教張小姐，到底中共對美印之間的海軍聯合演習持何種立場？另外美國與印度的軍事合作是否會影響到美國與中共的關係？謝謝！

張雅君小姐：

非常抱歉，從現有資料中，無法得知中共的反應。如果李先生知道的話，請告知。

李登科先生：

過去印度和蘇聯訂立軍事同盟條約，目前蘇聯解體了，印度欲另尋屏障以對抗中共，所以中共對美、印的聯合演習相當關切，但至目前尚未發表任何聲明。

鄉念祖先生：

有三個問題，想請教張隆義先生。

- (一) 日本 PKO 法案有無違憲之處。
- (二) 美日安保條約有無時間限制。
- (三) 琉球老百姓希望美軍撤退歸還基地，日本政府對此事的態度為何？

張隆義先生：

(一) 日本參院日前通過了 PKO 法案，還要送衆院通過後才算正式通過，但應不成問題。按照日本政府的解釋，PKO 法案規定日本派遣海外的軍隊，只作外勤補給，而非武力戰鬥，所以 PKO 法案並不算違憲。

(二) 美日安保條約在舊金山簽訂時，為期十年。至一九六〇年，因為條約內容侵犯日本主權，日本要求修改，所以此時又重新換約，依然為期十年。此舉讓日本國內反對聲浪高漲，當時艾森豪訪日活動也因而無法成行。到了一九七〇年，日本害怕又引起國內社會的不安，所以採自動延期的方式一直延到現在。

(三) 日本政府基於美日安保條約，有義務提供美軍基地及設施，但也給予基地附近居民一些回饋，如提供地方建設經費的

補助，而且到了一九九〇年，美國計劃裁減駐日軍隊，大部分是在琉球，所以應可緩和琉球老百姓的反美情緒。

蘇秀法小姐：

請教陳鴻瑜先生，東南亞各國對日本通過PKO法案的反應為何？

陳鴻瑜先生：

東南亞國家對於日本的軍事行動向來非常敏感，我們回顧一九八一年日本擴張防衛一千海里時，東南亞國家認為這是一種擴張軍備的作法，因而反應相當強烈。但是目前東南亞國家對於日本參議院通過的PKO法案却是相當平靜，甚至更奇怪的是他們非常歡迎日本派兵參加聯合國維持柬埔寨和平的活動，我想主要原因是東南亞國家希望日本能增加更多的經濟援助；而且如果柬埔寨的問題可以解決的話，對東南亞的和平是有助益的。所以東南亞國家對日本PKO法案大體無反對意見，甚至表示支持。

主席：

我們今天特別邀請的貴賓有譚溯澄先生、李登科先生及林正義先生，可不可以請您們發表一些高見？

譚溯澄先生：

剛才聽到有位學者說，東南亞目前的國際結構可以稱之為「真空之平衡」，我個人覺得這個名詞應加商榷。大家都知道西方有句格言：「權力最忌真空」，這意思是指在政治權力的角逐下，很難有完全真空狀態的，只要那個地方有權力真空，則在那個地方就有權力去填補。除非是無人的地帶或是在有些西方人於十九世紀所言之無主土地，或許會有權力的真空。但是也很難。就今天東南亞的情勢言，雖然由於國際間普遍趨於緩和，但是否已經可以被描述為列強力量完全退出而達到一種真空的狀況，在我看來未必是如此。我們知道，既然是維持著一種「平衡」，那麼必須至少要有兩個力量存在才行，三個、四個、五個以上的力量也可以，那麼從理論上講，怎麼可能會有真空中的平衡，既然是權力真空了，又說權力維持著平衡，在邏輯上如何能說得過？所以我建議為了方便一般人了解，不致引起誤解，應設法找另外一個更恰當的名詞去描述它才好，至於什麼名詞，我沒有特別的意見，只是覺得「真空中的平衡」一詞不好罷了。今天任何在全球國際政治體系下的所謂的區域國際政治體系，多少總會有列強的介入。介入和干涉兩者是不一樣的，介入（involvement）不一定就是干涉（intervention），未來對東南亞地區的列強干涉可能會比以前少了，但仍然會維持著許多國際介入，並不會因為國際局勢普遍緩和了，而就不介入，只是形式變了、幅度變了、具體的行為態度和表現變了，但仍係介入之一種或多種。

基於我個人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在東亞國際政治體系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我好有一比，中國在東亞國際政治的心臟中心，就好像德國在歐洲之心臟中心是一樣的。中國以前不强，幾乎弄到國不成國，因此對東亞的全盤國際政治，

發揮不了如同德國之那樣的大影響力，但今天的中國大陸至少可以算作是統一的國家，並且對亞洲也確有某些影響力。德國之四周有俄、英、法、義諸國，而中國大陸也有俄、日、印等國圍著它。

從以中國大陸為中心的地理形勢所結構成的東亞國際政治體系言，第一個最顯著的變化，就是威脅衝突的敏感地區由西北而轉向東南。莫斯科的赤色政權變質了，對中共的巨大威脅政策也徹底改變了，從外蒙古也撤軍了，阿富汗戰爭也成為過去了，雖然西藏某些人士在尋找獨立，但未來成功的可能性並不大。反而是在東南方面，北平與日本的釣魚台主權並沒有解決，中華民國和中國大陸雖然情勢有所緩和，可是明眼人都可看出，中共的那一套統一方策，根本上就是要取消中華民國的國名、國號，不喜歡青天白日旗在世界上飄揚，尤其它恐懼和平演變，而中華民國的存在無疑是促進中共和平變化的一個有力的支柱，故台灣海峽兩邊的緩和，究竟能够平穩地進展至何種程度，尚很難確知。再看看南中國海吧，那麼多的國家在爭領土主權，各有各的說辭，除非中國願意將相當大部份的主權均歸屬於別國，否則其解決無論用何種方法，都不具有徹底性。因此，我認為衝突地區由中國大陸西北向中國大陸東南轉移，是很值得注意的首要特徵。

第二，以後的國際競爭，大半視各國的科技水準而為核心。今天想要提升經濟發展，沒有科技不行；想維持和平不發生戰爭，各國均想有充份的自衛能力，沒有科技也不行。尤其是許多較落後的國家，想趕上西方國家的生活水平，更要依賴於如何加速強化科技進步這一點上。我們可以預見，未來的競爭並不因為世界局勢的普遍緩和，而就變成一切皆緩和，所改變的只是軍事競爭、軍備競賽的現象確是減少了（這還是限於大國之間，至於中小國還需個別而論），其他像民族主義的競爭、經濟方面的競爭，有的地方不僅沒有緩和，還更加劇烈。我始終認為，只要有國際政治，就必會有所「競」，有所「爭」；問題是重心之轉移而已，在那方面去「競」？用什麼方法去「爭」？這是所有研究國際政治的人必然遇到的事情，大家不要認為整個國際局勢趨於緩和了，一切的競爭就會減少了，這是不可能的，也是一種誤知。但是非常奇怪，科技競爭在國際政治之未來，既然佔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却很少看到有什麼深入的專著，對這問題好好研究一番。我很希望國研中心能負起這一工作，從理論方面努力，看看能不能建立一個合乎東亞各國的分析模式。如果能成功，出本專書，這也是國際政治學中的一種積極的貢獻。因此，我認為，科技競爭的突出，是頗值注意的第二個大特徵。

第三、細察各國的輿論以及一般人民對未來世界局勢所形成的意象，大多是樂觀主義的，即他們認為共產主義的老祖國蘇聯終於瓦解了，人們終於可以鬆一口氣了，以談判代替對抗是「必然」之趨勢了，地球村確實是一個不再分裂的「村」了。可是，我要提醒各位，不要樂觀得過早。就以我們中國人來講吧，我曾和許多研究中國大陸的學者專家談過話，他們大多數的看法是：中國大陸的共黨政權不會在未來十年內很快崩潰，但是中國的學生運動却也無法壓下去，使之不再興起。這表示在中國大陸上雖然少數的知識份子確實有所覺醒，其中有許多最前進者，膽敢正面強烈批判中共的統治而無悔，可是一般

的鄉下農民，還是民智未曾大開，他們怎麼知道願意以熱血頭顱、不惜犧牲生命去爭取民主、法治和人權呢？隨著商品經濟在大陸的推廣，自然不可避免地會使大陸的一般農民傾向自由的成份會多一些，但是這要慢慢來，無法於短期內速成的。既然情形是這樣，我認為在台灣、在中國的中國人，似乎不宜一窩蜂地踏往大陸，敵我意識倘若降得太快了，最後難免要吃大虧。台海兩岸確實是一種政治體系上的競爭，用最簡單的話說，中華民國是允許有反對黨存在，並且有法律保障反對黨的一種體系，而中國大陸則是不允許有反對黨，只能用政治協商、社會對話等方式處理政治問題的一種體系，這兩種體系不是量的不同的問題，而是質的不同的問題，就是是否可以容納反對黨存在的問題，中華民國與中國大陸是找不到基本的共同點的。所以，我們不要過奢地希望大陸有什麼善意的回應，中共在心裏難道不知道中華民國的存在是北平政權的最大心腹大患嗎？在中共決定政策的首要考慮中，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國號如何能永存下去。中共現在強調，目前革命是低潮期，革命從來就是一種有高潮、有低潮的事業，革命從來就是會必然遭到艱難險阻的。大概他們希望，當下一波的世界經濟又來大恐慌時，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充分顯露了，那麼社會主義又會有抬頭之日了。中共的態度擺得是非常明白的，一國兩制原則不能動搖，在不承認中華民國為一個國家的大前提之下，才考慮到什麼互惠不互惠的問題，超出了這個底線，則絲毫免談。我們要小心謹慎，台灣面積很小，不像大陸那麼大，民間嚮往大陸的私利可能最後是會害了國家的，而且從民心的表現上看不一定是正確的。希特勒利用民心登上德國總統的寶座，希特勒吞併奧地利，當時奧地利的大部份民衆，也都歡迎被德國所吞併，這確是民心，但它能代表正確性嗎？老實不客氣地說，今天在中華民國的許多人，平常對中共問題沒有研究，也有不少人是對中共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的！例如想和中共簽訂一個互不侵犯協定，這不必說理論，就是在一個常識的基礎上去判斷，也知道是不可能的，怎麼還有人就這個提議，認為是一個錦囊妙計呢？我們作為學者，不能也不宜跟隨社會上的一窩蜂，我們應以平常的研究所得，糾正政府的錯誤，指明那些是根本行不通之處，這才是做學者的本份。民心、民意都不可靠，不能因為民心、民意都那麼想，我們做學者的就需要說它們「對」。

林正義先生：

一九九一年美國贏得了二場戰爭，一是波斯灣戰爭，另一是美蘇冷戰，蘇聯解體。但是，後冷戰時代國際關係的特徵並不能在亞太地區完全顯現出來。在亞太地區的民主化浪潮不但沒有出現，社會主義國家如北韓、中共、越南更加緊密合作。意識形態對峙在此一地區仍未消失。亞太地區不但沒有類似歐洲安全會議的安排，連基本的信賴建立措施（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也不多见。亞太地區領土主權的爭執如北方四島、朝鮮半島、台海兩岸、釣魚台、南中國海仍然存在，繼續成爲此一地區安全潛在威脅。後冷戰時代，軍事議題比重理應降低，但此一區域內幾乎每一個國家均增加國防預算，取得更多精密武器。中共軍力提升與日本海外派兵，造成區域內其他國家的不安。

儘管冷戰陰影未完全遠離亞太地區，此一地區形成多個經濟圈、亞太經濟合作會議部長級會議每年召開，說明亞太地區經濟整合的趨向。高棉問題的解決，更使中南半島國家（越、高、寮）首次有與東南亞國協國家經濟合作的機會。中華民國在阻止南韓與中共建交或許使不上力，但在東南亞投資一百億美金，加上南海潛在威脅，應對東南亞的地位更加重視，投入更多研究心力。

畢英賢先生：

對於林先生的看法，我有不同的意見：要了解「後冷戰時期」，必先了解「冷戰」的意義，其特徵有：(1)兩極對抗；(2)區域對抗；(3)核武戰爭的危機。但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華沙公約組織已訂立協議宣布兩極對抗終止（即冷戰結束）。

另外，林先生所提的條件應說是「後冷戰時期」的趨向或目標，而不能說擁有那些條件才算是進入了「後冷戰時期」。而我認為「後冷戰時期」的趨向有下列幾點：

- (一)民主自由化。
 - (二)軍事力量的影響力下降，科技及經濟的影響力上升。
 - (三)意識形態不再成為判定敵我的標準。
 - (四)國際間的敵視情緒下降，漸趨向於以經貿關係為主的基本形態。
- 所以，目前應已進入了「後冷戰時期」。

蘇起先生：

我有四點意見：

(一)針對畢先生的說法，我認為「後冷戰時期」一詞值得商榷。因為亞洲的意識形態、軍事等問題雖已逐漸鬆散，但其結構依然存在。所以不能說目前亞洲已跳脫出冷戰時期。

(二)榮勇兄剛才所謂「真空式的平衡」，應說是「弱勢的平衡」較為適宜。另外，可以發現有一個現象產生，即因為有此弱勢平衡的存在，再加上蘇聯力量的撤出及美國力量的減少，中共及日本已開始進行補強，中共是補強其欠缺的經濟力量；日本則補強其欠缺的軍事力量。

(三)中共向俄羅斯購買航空母艦如果成功的話，可能引發新一輪的武器競爭。

(四)亞太地區的合作可能出現，但因為以往區域內的合作情形較少，競爭較多，所以目前尚在摸索合作的模式。即大家是處在「明合暗鬥」的處境，此發展值得密切注意。

何思因先生：

蘇先生所提的第二點我並不同意。有關中、日補強的說法，表示一個國家傳統上尋求財富及權力是並行不悖的，這是一種典型十七、十八世紀國際結構的思想，目前已非如此。拿中共來講好了，如果想要成爲地區性強權，勢必要損失經濟上的利益；表示財富及權力是要有所取捨而非並行不悖的。而我認爲目前中共爲了發展經貿，也許會放棄地區性強權的重要性。何況，日本在軍事上的補強也是被迫的，如PKO法案的通過，乃是因爲各國希望日本在國際上能多盡些義務（即負擔部分軍費），所以不能說是軍事力量的補強。

另外，請問張雅君小姐，是否可以看出中共欲追求財富而放棄軍事權力的趨勢。

丁永康先生：

我個人有四點意見提供給各位參考：

(一)美軍是否可逐漸從東亞撤軍，台灣模式值得爲南韓、日本學習。我們可以看出美軍撤出台灣後，台、海兩岸目前依然平和，所以美軍大可以放心撤出東亞地區。

(二)亞太地區的安全威脅來自美國經濟復甦之速度太慢了，且動輒引用三〇一條款，此舉會引起亞太地區人民的反感。

(三)以前全球的三角關係爲中共、蘇聯及美國。而今天在亞太地區是否亦會形成中共、美國及日本的新三角關係。而這新三角關係未來在亞洲會扮演什麼角色？三者如何維持平衡？值得吾人注意。

(四)據劉賓雁所言，中共內部有親日派及親美派，二派競爭激烈，請問張雅君小姐，這二派的發展及影響。

吳東野先生：

(一)請問丁永康先生，中共內部有無親台派？請多加研究。

(二)剛才蘇起先生提及中共向前蘇聯購買航空母艦一事，其必然引起區域性軍事力量的平衡，中共此舉可能是針對日本軍事力量的補強，亦可能是針對美國自亞太地區撤軍的填補；但據我了解，尚有一個原因，因爲中共以前就有能力製造航空母艦，而當時爲何不製造？目前又爲何要向外國購買呢？所以這可能和南中國海有關，即中共欲扮演區域強權的角色，勢必加強至南中國海的海洋艦隊力量，以便能控制住日本。

(三)剛才榮勇兄說亞太地區基本上無安全威脅，而正義兄說亞太地區尚存有安全威脅；對於這二種說法，我較傾向於後者。拿南斯拉夫的例子來說，美國對南斯拉夫內戰的政策，剛開始時並不承認這個加盟共和國的獨立，後來則修正了這個政策。美國轉變的原因有二：

1.基本上南斯拉夫的內戰屬區域性，不易爆發爲大規模的戰爭。

2. 南斯拉夫內戰沒有擁有核武強權的介入，美國利益不會受到波及；但亞太地區的情況不能相提並論。所以假若南中國海將來排除和平解決而引發區域性的衝突，美國可能就不會拿對付南斯拉夫的態度來對付亞太地區。

譚溯澄先生：

剛才蘇副主任曾提到所謂東亞權力真空中之補強說，我認為這是可以成立的。大家不要小看這次日本參眾兩院所通過的海外出兵法，這只是一個起頭，將來弄到最後，說不定連現在的憲法中的第九條（所謂非戰條款）都給修改掉。今天的日本憲法裏的許多內容，都是美國麥克阿瑟元帥所強加給日本人的，許多日本人在內心裏面不願意永遠受這個非戰條款的約束。日本雜誌上常提起八八艦隊，二次大戰前的八八艦隊是指由八艘戰鬥艦、八艘戰鬥巡洋艦所構成的主力作戰艦隊。今天的八八艦隊，是由八艘大型驅逐艦、八艘新型護航驅逐艦所構成的主要以反潛為主、保護對外航運暢通之作戰部隊。日人迄今始終沒有忘記以前曾經邁入世界三大海軍國之一時那種榮耀感與霸氣姿態。甚至什麼工商管理學也要拿以前的參謀本部、聯合艦隊司令部的戰略設計原理、將帥統御規則以及參謀作業管理等等，來做為大衆讀物的寫作體裁。由此可知，在日人的眼裏，商戰和軍戰（大軍作戰）之原則是相通的，力的霸氣、強者的藝術、死生觀與責任的聯帶觀念等，均係日人強調的。總之，我認為只要有機會，日人得寸進尺是必然的，日本領土上說是一個小國（與中、俄鄰近國相比），但是日本人却是一個霸氣很厲害的民族。它不能滿足於「寸」和「尺」，進到「萬丈巨浪」還差不多。作為一個中國人，要特別的振奮，在未來的長程競爭中，非贏日本人才行。國關中心似乎也應該出一本這樣的書，才好！

洪茂雄先生：區域內安全合作之可能性及形態

後冷戰時期亞太地區國家的情勢發展，基本上，我們所關切的不外乎二個問題：

其一，如何維持此一地區的穩定和加強區域合作；

其二，透過怎樣的一個組織形態，才能促進亞太地區國家之間的相互信任，進而有助於彼此之間的合作和穩定的發展。關於第一個問題，自東西方冷戰落幕後，尤其是蘇聯宣告解體，美蘇對峙的態勢基本上不復存在。因此，當取代蘇聯的俄羅斯勢力從亞太地區消退和美國在該地區的戰略意義遞減之際，亞太地區的權力關係自然會起了某種程度的變化。可以肯定的是，後冷戰時期日本和中共在亞太地區的角色會日益突出，其影響力勢必增強。所以，如何促進亞太地區國家之間的合作，俾維持穩定發展，乃當前備受關注的課題。我個人認為，第二個問題才是我們最值得思考的一個方向，今後亞太地區應該透過什麼樣的組織形態，始能有效帶動亞太國家之間的緊密合作，進而維繫亞太地區長期的穩定。七〇年代成立的「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是一個很好的典範，頗值借鏡。一九六六年七月，華約組織政治協商會議發表宣言，正式提出「歐安會」的構想。在倡議之初，歐洲國家反應相當冷淡，並不積極。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甚至認為，這不過是莫斯科的宣傳伎倆而

已，毫無實質意義。後來，西方國家改變態度，於一九七二年開始與華約集團展開一系列談判，終於在一九七五年由美國、加拿大和歐洲三個國家元首或政府首長正式簽署所謂「赫爾辛基最後文件」。「歐安會」的機制，最主要包括：主權平等、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邊界不可侵犯性、國家領土完整、和平解決爭端、不干涉內部事務、尊重人權和基本自由（包括思想、道德、宗教或信仰自由）、各國人民的平等權利和自決、國與國之間的合作、忠實履行國際法規定的各項義務等十項原則。無可置疑的，無論是歐洲的和平與穩定，或是東歐民主化改革，人權的保障，乃至共產主義運動的全面消退，「歐安會」的確發揮了舉足輕重的效能。今年四月，俄羅斯首任駐北平大使羅高壽即倡議，仿效「歐安會」的精神，也在亞洲地區成立「亞安會」。我個人深以為，這種「亞安會」的構想，很值得深入研究，未來亞太地區若能透過「亞安會」的組織架構，適當運作，相信對此一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會有重大貢獻。

其次，關於後冷戰時期亞太地區權力關係變化之特點及其影響。九〇年代亞太地區權力關係變化的特點，基本上可歸納如下數點：

第一，由壓制關係轉向牽制關係，以至可能建立協同關係。戰後初期，美國對付蘇聯和中共，顯然是採壓制策略，至六〇年代以後，才逐漸改採牽制關係的政策。後冷戰時期意識形態不再是國家安全的指導思想，國與國之間基於經濟利益，彼此間的相互依賴程度日增。因此，未來亞太地區的權力關係，比較可能朝向協同關係發展。

第二，由雙邊合作關係走向多邊合作關係。基於亞太地區整體發展的考量，亞太國家朝向多邊合作乃時勢所趨。尤其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和中亞新興國家爲了重建瀕臨破產的經濟，勢必積極參與亞太地區多邊領域的合作。

第三，政治多元主義取代「一黨專政」。亞太地區尚有少數國家如中共、北韓和越南等國，仍是由共產黨一黨獨裁。不過，從蘇共和東歐共產黨全面崩潰的事實看來，目前碩果僅存的幾個社會主義國家，也難抵擋民主洪流的衝擊。這些泥古不化的亞洲共黨也將被推進歷史的灰燼中。

第四，區域內的經貿關係日益增長，意識形態的差異不再是國與國之間發展關係的障礙。中國大陸、俄羅斯、哈薩克、越南等國均在積極吸引外資，和引進市場經濟。因此，可以預見的，在後冷戰時期亞太地區的經貿活動將會愈加熱絡。昔日「非共」國家與共產政權之間意識形態的鴻溝，可望淡化或逐漸消失。

至於亞太地區權力關係變化可能帶來的影響，我個人認爲，最值得關注者，莫過於誰來填補美蘇在亞太地區原有的勢力。比較受到矚目的當然是中共和日本，中共有意擴張海軍力量，日本則熱中參與國際事務，這些新動向，無疑地，對亞太地區的穩定會有負面作用。

何思因先生：

譚先生所言「國際政治上有個不變的原理，即以富為手段、以強為目的」。但就我所知，國際政治上有好多原理；如結構主義正和譚先生所言相反，是以富為目的，強為手段。所以，每人所根據的原理不同，看法也就會有所差異。

金榮勇先生：

針對蘇起先生認為中共、日本的補強論，我較支持思因兄的看法，即假如日本在經濟利益上可以得到他所想要的東西，那何必用軍事力量得到呢？另外，對於東野兄的說法，我亦認為假如中共目前是要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目標，那何必向國外侵略及擴張呢？所以中共和日本在可預見的將來，未必會成為東南亞地區非常大的威脅。

主席：

今天的問題相當有深度，但因時間有限，尚未發表及回答的部分，希望各位同仁會後能以書面的方式提供給我們作參考。最後，我提供二點意見以為回應：

(一)有關洪茂雄先生所提的亞安會，事實上，各國對此構想均有興趣，但最早美國對此反對最力，尤以海軍部反對最強烈，主要的原因是擔心武器管制及裁軍，因為如果在亞洲裁軍勢必先裁減美國的海軍，所以美國認為亞安會的成立是一種政治上的陰謀，目的在削弱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優勢。雖然目前的情勢已有所變化，但美國的海軍部及國務院對此問題均有所保留。至於目前究竟是否已進入「後冷戰時期」，尚無定論。那麼究竟要以雙邊或多邊來維持安全呢？依目前的情勢恐怕還得保留扇形的局勢，意即讓美國、日本及中共維持強大軍事上的角色；東南亞國協在經濟上及地區安全上任輔助性的角色；另外，澳、紐亦負部分責任。總之，目前這些問題尚未完全找出解決方案。

(二)前一陣子和一位大陸學者晤談，獲知一個觀念，提供給大家參考。他說，日本雖然經濟及科技的力量很強大，但欲作為一個大國，和中國最大的不同點是日本人口密度太高、土地太小，不太可能擁有核武，所以日本可當富國却不太可能當強國。而日本這種先天上的不足，能否透過科技的力量來補強？如何進行呢？提供給各位參考。好，會議進行至最後，各位還有沒有補充意見的？

蘇起先生：

有一個問題，就教於各位。

中共及日本的補強應是判斷性的問題而非驗證的問題，而且二國的情況應分別待之。中共在經濟上的補強心態相當強烈，對日本構成相當大的威脅。但是日本雖然有先天上的不足，她如發展SDI，却是不能忽視的。

九、結 論（主席）：

好，今天的會議就到此結束，謝謝各位同仁及中心外學者的熱心參與。